



自家的葡萄摘不得

作者：曉月

來美第一年秋天，家里的葡萄熟了，園里園外接滿了晶瑩豐滿的葡萄，拿着小揀籃，採摘了園內的葡萄之後開始巡視園外的葡萄。噢，原來，自家的葡萄架已經瘋長到柵欄外面，竟然有一多半的豐收成果挂在那里。於是，左右觀望，勘察地情，園子外面是一片草坪，雖然旁邊住着鄰居，可地情顯示，沒有明顯的標誌那一片草坪已有歸屬。外面的那些成熟了的葡萄也沒有路人碰它一絲一毫，安然地挂在那里。於是乎又捧着空籃子穩穩當當地來到園外採摘起來。第一籃、第二籃，越摘越起勁，沒想到這外邊有這麼多成熟了的果實！

當摘到第三籃的時候，聽到婆婆在房門口慌慌張張地喊：“快回來，不要摘了。”“還有好多，也沒人摘，可惜了。”隔着柵欄我不緊不慢地回應。“快，快，要出事的。”聽婆婆這麼一說，我趕緊提著籃子回來，詫異地問：“怎么了？出什么事？那不是咱家的葡萄嗎？”“可那是人家的草坪啊！”婆婆解釋。我看看柵欄外，心想，這即使是人家的草坪可也沒有柵欄圍起來，難道這也不行？“不行的，到了他家那邊那就是他家的財產，我們是不能動的。否則你去了他家的地面，那就是侵犯了人家。”婆婆繼續苦口婆心。“那外面的葡萄他家人怎么又不摘？難道又是他家的人認為那是我家的財產？”我還是不甘心地追問。“也許。”婆婆也被我給繞的有些糊塗了，也模模糊糊地應着。咳，這可真是個怪圈，我自家的葡萄因為那一個柵欄之隔摘不得，而他家的人又因為那葡萄架是從我家地里發出而不敢摘。這世上難道還真有“活人被尿憋死”的道理呀！

又過幾天，我心里還是惦记著柵欄外的葡萄，琢磨了幾天，最後終於隔着柵欄，將葡萄秧從柵欄外拉到園內，不慌不忙地摘下了剩餘的成熟了的自家果實。然後，再分給旁邊鄰居家的孩子。這麼做了之後，不知不覺地欽佩起自己來了，心想，還是咱中國人，懂得如何變通，不象那根腸子的老美，守法守成了木魚腦袋。

小伙子弗雷德被一名叫瑪莎的女孩吸引了。他約她出去看電影，她同意了，他們度過了快樂時光。幾天後，他又邀請她吃晚餐，同樣非常愉快。於是他們開始定期約會，兩人都想再赴別人約了。

有天晚上，他們開車回家，一個念頭忽然掠過瑪莎的腦海，她大聲說：“弗雷德，你知不知道，我們已經約會6個月了？”接下來，車內一片沉寂。

對瑪莎來說，這是一種使人窒息的安靜。她想：“我剛說的話是不是讓他煩了？他會不會認為我在暗示他承擔某種責任和義務，而他並不想被這種關係束縛？”

而弗雷德在想：“哦，6個月了。”瑪莎想：“可是，嗨，我也搞不清自己是不是真想要一種關係，其實我更想擁有自己的空間，所以我得考慮一下，我們是否要繼續發展下去，結婚、生子、相守一生？還是只維持現在的親密程度？”

而弗雷德想：“這麼說，我們第一次約會是在2月，嗯，想起來了，那時我剛從經銷商那里購買了這輛車，哦，對了，我得看一下里程表，哇！又出故障了。”

瑪莎想：“他好像生氣了，我從他臉上看出來了。我這樣瞎猜也許不對，沒準兒他希望我們的關係儘快升級呢，是的，我敢打賭，只是他不想表白自己的感情，因為他害怕被拒絕。”

而弗雷德想：“不行，我必須讓他們檢查一下行車電腦，不管那些弱智的傢伙們說什麼，我都不再輕信了。這回他們最好不要再把責任歸咎于壞天氣。什麼是壞天氣？這個垃圾車，而我卻付給低能的經銷商600美元，一群騙子！”

瑪莎想：“哦，他真的生氣了。我是情不自禁說出來的，我可沒想得太複雜，可是他看起來心煩意亂。”

弗雷德想：“他們說只有90天的保修期，可惡！”

瑪莎想：“也許我太理想化了，幻想有個騎士騎着一匹白馬來到我身邊，而這個可愛的人就近在咫尺，可他卻因為我說話及小女生的浪漫情懷困惑不語。”

弗雷德想：“保修期？他們肯定要看保修單？我會拿出那張保修單，然後貼到他們的……”

“弗雷德！”瑪莎終於忍不住了。

“怎么？”弗雷德嚇了

一跳。“請不要這樣好嗎？”她已淚眼婆娑，“哦，對不起，也許我不應該說——”她開始嗚咽不止。“發生了什么？”弗雷德不知所措。“我太愚蠢了，”瑪莎說，“我的意思是，我很傻，我沒有騎士，也不會有白馬。”

“你沒有馬？”弗雷德有點摸不着頭腦。“你感覺我像個傻瓜，是嗎？”瑪莎問。“不！”弗雷德慶幸自己否定得很正確。“我的意思是，我們還需要一些時間。”瑪莎說。

“是的。”15秒內，弗雷德腦筋飛轉，想出了一個自己認為最保險的回答。“弗雷德，你果真這麼想嗎？”瑪莎向他靠攏些。

“怎么想？”他又不明白了。“就是我們還需要一些時間。”瑪莎說。

“哦，”弗雷德點頭，“是的。”瑪莎把臉轉向他，凝望他的雙眼，他的神經立刻緊繃起來，不知她下一句要問什么。

“謝謝你，弗雷德！”瑪莎說。然後，他把她送回家。她躺在床上，委屈而自責，直到破曉。而當弗雷德回到他的住所，便取出一袋雞肉來吃，有點餓了。潛意識里，他覺得需要回想一下今晚車里發生的故事，就是當他打開電視，他的全部心思很快就被學院籃球隊的火暴比賽吸引過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瑪莎就迫不及待地打電話給她最親近的閨中好友，她們就瑪莎的處境談論了幾個小時之久，幫她剖析細節，分析她和他說過的每一句話，然後再一遍遍地重新來，直至探究到每一種表達方式，每一種語氣及手勢可能的含義。

並且在未來幾周或者數月之內，她們會把“瑪莎的約會”當作她們閒談時的一個重要主題，雖然從來不會取得任何明確的結論，但卻樂此不疲。

而弗雷德呢，某一天，當他與瑪莎共同的朋友打壁球時，可能會在休息間隙，不經意想起什么，然後停下來皺皺眉頭，問：“嗨，基姆，你知道瑪莎以前養過一匹馬嗎？”

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 趙海平 編譯

約會六個月後



遠東紀念公園

FAR EAST MEMORIAL GARDEN, LTD
8592 Darrow Rd. Twinsburg OH 44087
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
Office: 3030 Superior Ave Room #104, Cleveland OH 44114

我們提供各項服務，大小壽地，各式墓碑，普通式和豪華式，如果需要詳細資料，請打電話：EDDIE NI:330-352-7788

穴位從\$750起，開幕期間有各種優惠，請勿錯過良機！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

身澤風 添後水 福人福 增地壽 預先選 可既定 為可一 自陰處

一生祇有一個等

漂泊的浪 起起伏伏翻慶恨
冷言的風 聲聲淒淒說哀怨
也曾問自己 為什麼一生祇有一個等
等的是一份緣 等的是一個真
你曾說愛就要愛一世
你可知恨也是恨一生
心裏是明明白白
萬裏垂楊絲無情

眼中清清楚楚
千江明月空留影
却偏偏還要等
等你淺淺的一笑
等你下一句誓言
守着黃昏守蒼茫
愛恨相纏難分清
風中的我是否還要等

劉天擎 作于2006年7月3日

鄉誼

常書偵

在鄉人們的眼里，鄉誼比金子還貴重。鄉誼，詞典上的解釋是“同鄉的情分”。鄉人們不擺這些字眼，他們只用實打實的行動表達鄉誼，用一顆真誠火熱的心去溫暖鄉誼，使鄉誼成為嚴冬炭火盆里的一塊烤紅薯，熱騰騰，香噴噴，甜滋滋。比方說，要是誰家不慎失了火，可街的孀子大娘大嫂們，便會送來下鍋的米麵和緊着穿的衣裳、鞋襪，抱來從自家炕上抽出的枕頭、被褥，還從心窩子里掏出一筐筐的安慰話，足夠你回想一輩子的。自然，遇到這種塌房子露天的天大事，各家的老老爺爺們豈能袖手旁觀，他們不用招呼，便會在街頭自動聚齊，由一個輩分大的爺們帶領，晝夜不停地把房子補好。並且是飯不進口，水不沾唇，甚至連一句感激的話都不肯收下！誰讓我們是鄉親呢？當然，一個村住着，長年累月總不能老是湛晴的天兒，吵吵嚷嚷的事兒總會沒有。

吵架或是為了一句不入耳的閒話，或是為了一尾穀穗；斗嘴或是為了一窩崽拱了村頭地里的莊稼，或是雞啄了地頭上的青菜，但總是限于那

對於我來說，家是一個隨著年齡而不斷變化的概念。童年時，家是一聲呼喚。那時的我似乎比今日的孩子擁有更多的自由。放學後，不會先在父母前露面，而是與左右相鄰的小夥伴聚在一起，天馬行空，玩的天昏地暗，直至炊煙散去，聽見焦急的父母在四處：“回家了，吃飯了。”

這樣的聲音伴着我得童年，月復一月，迄今仍在我的耳畔迴響。一轉眼，童年過去了，當鬍鬚慢慢從嘴角長出，家又成了一個想逃脫的地方。書，看多了，世界也變得大了，一張床小了，父母的叮嚀也顯得多餘了。什麼時候我會擁有自己的天空？

再後來，上了大學，家又成了一張匯款單。每到月初，是最想家的時候，此時口袋已經空蕩蕩了，多么盼着，郵箱里會有自己熟悉的筆記，把那份“物質力量”寄來。

走上工作崗位之後，開始“受傷”，開始在人海中翻騰，開始知道，有些疼痛無法對人說，甚至知心朋友。於是，重新開始想家。當受了“重傷”時，幻想着飛到遠方的家中，在推開家門的一瞬，讓自己淚流滿面。此刻，世界很大，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家中熟悉的那種味道，那窗前一成不變的景觀……

遠離母親，在外省生存，工作之餘便有無數個周末無處打發，手中電話本很厚，從頭翻到尾，卻沒有一個號碼是為你此時準備的。這個時候，家又變成要和另一個人一起建立的那一個新的小家。

從相識、相戀到相擁，一個平凡的日子里，擁有一個平凡的小家。此時，家的概念又變了，它是深夜回家時那盞為你點起的燈；是傍晚你看書我看看電視偶爾交談幾句的那種寧靜；是一桌胃口不好時也吃得下的飯菜；是得意忘形時可以呼朋喚友可以張口粗話的地方。

半年前，我成了父親，我和一個新的生命在家

家在途中

作者：白岩松

伊利華報

ERIE CHINESE JOURNAL

編輯部

社長 / 主編：浦瑛
總編輯：劉元華
版面 / 網頁編輯：程里賓
法律顧問：黃唯

特約記者：鮑仁君
撰稿人：劉以棟 劉天擎
匹茲堡總編：楊士釗
哥倫布責任編輯：陳青杰